



《蚁呓》内页

《不裁》，2006年被评为“中国最美的书”，2007年在德国莱比锡被评为“世界最美的书”，并被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。

《蚁呓》，2007年被评为“中国最美的书”，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评为2008年“世界最美图书”特别奖。

这些最美的书，都来自书籍装帧设计师，南京书衣坊的主人，朱赢椿。

见过朱赢椿的照片，清瘦面容，老式的圆框眼镜，有一股上世纪初文人的味道。在电话采访中，他讲述了书和他的故事。

世界最美的书设计者朱赢椿： 哪天失业了也很好

文 / 本报记者 金丹丹



《蚁呓》

2008年“世界最美图书”

《蚁呓》，看上去并不那么像一本书，更像一本画着好看图案的笔记本。每一页的主体部分是蚂蚁的各种形态，而文字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。一百页的书，文字不及2000字，有着大量的留白。

这本书，来源于朱赢椿观察蚂蚁的持久热情。他曾在树丛和石缝间找到这些小生命，用数码摄像机记录它们，并剪辑成一部25分钟的短片。然后，他把这个短片转化成了一本书，并由妻子周宗伟配上了文字。

“看上去非常干净，没有太多强加于人的东西，基本上将一切还原到最本质，最质朴的一种画面，没有任何装饰。”

“这其实是对书概念的延伸。书一般来说都是以读文字为主，这本书大量的留白，文字很少并退缩到书的不起眼的地方。大量的留白留给读者思考，互动，把空间留给读者，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效果。”

也许你在翻阅这本感性的书时，能找到一种久违的想让笔在纸上流动的感动。

《不裁》

2007年“世界最美图书”

封面上，只一个书名——不裁，上面用缝纫机随意地走了一条线。书芯由三种不同颜色、不同质地的纸混合装订而成。更特别的是，它需要边裁边看，裁开了就是一本毛边书。裁纸刀附在书的环衬上，还可作书签。

当你沿着裁切线慢慢裁开，会发现有些书页里还有作者自绘的版画。

这本书原来是作者古十九的博客集。

朱赢椿说，如果把一本博客书做得很一般，人家上博客看就可以了，没必要再去买书。

他的灵感来自印刷过程中的半成品毛边书，毛边书有一种特别的气息，粗糙的质感很特别，它的瑕疵会和读者更亲近，“我

们可以延续中国传统毛边本的历史，而且读者在看书的过程中不需要一口气把书读完，如果作为消遣类的书，其实可以看一看，裁一裁，这也是一种书与读者的互动。”

书衣坊主人

“一本书的封面成功或者失败，不在于复杂或简单，也不在于豪华或质朴，关键在于它和内容是否契合。”

1995年开始做书的装帧设计，十几年了，朱赢椿一直在遵循这样的原则。大学毕业，他在学校出版社做美编，也自然而然接触了图书装帧设计。后来，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“书衣坊”，一个给书做衣服的地方。朱赢椿说，“书衣坊”是个没有野心的小工作坊，成员也只有五六个，不想把它做成一个大的公司，或者一个庞大的机构。一个简单的，给书做衣服的地方就足够了。

“设计之前，要了解书稿的内容，如果是经典的图书就不做太多的设计，如果是一些比较新的作者或者内容比较先锋的就可以做一些试验。”

清晨六点钟进工作室，九点开始工作。之间的三个小时，朱赢椿会弹古琴，喝点茶，安静地坐一会，而晚上十点钟，是他的就寝时间。“我觉得人跟自然一起走是最好的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顺其自然，这种生活比较舒服。”

而灵感，就这样如水而逝的生活中无处不在。

设计过那么多书，朱赢椿觉得每一本都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。“但是我想事情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你才可以不断地在下面做得更完美，这大概就是探索的一种过程吧。”

哪天失业了也很好

得过大大小小很多奖，但朱赢椿说自己大部分做的，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书，而且，他很偏爱平装书。

“书最终还是想要很多人看到。比如我

做的《不裁》，其实它是最便宜的‘世界最美的书’（定价28元）。以前一般‘世界最美的书’都要几百块，这些书读者买不到，也买不起。我想把大众读物也设计成世界最美的书，大家能看得到，也能买得到。”

这个时候，朱赢椿说了一句：“我哪天失业了也很好啊。”

“如果哪一天我们不把精力放在书籍设计上，封面上，那个时候读书的氛围肯定就很好了。”

“比如那些古代的书，都是蓝色的面子，然后裱一块白的缎，把字放在上面，大家就看书的内容。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纯净的读书世界。而现在，包括我在内，都会走入魔界，把很多工艺，复杂的纸张、高档的材料，用在书籍上面，其实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书的成本，转嫁给读者了。但是现在大家都这样干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可能书的销售就更麻烦。如果大家都不去比这个东西，回到书的本身，比如选好一点的纸张，好一点的字体、字距、行距，印好其实也很好。现在看三十年代的旧书，开本也小，也不是很厚，但是你就觉得它很舒服，很多买旧书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。而现在有些书的包装却有点过度。”

看不出设计才是最高明的设计

不久前北岛的新散文集《青灯》就是最简单的装帧设计，因为太简朴了，都没人相信是朱赢椿做的。“这样的书，内容本身很好。不必再花多少心思在设计上，我们尽量都躲在后面。”

“我有时候也没有办法，比如有些书本身内容很好，但是你设计得很普通的话就没人注意你。比如我上半年做的一本书《不哭》，我用九种纸来表达弱势群体最悲惨的境遇，就因为用了九种纸来印刷才有很多人去关注它，去读这个故事。读者没有发现设计的痕迹，没有被设计者所干扰，能非常舒服地把书读下去，我觉得这就是书籍设计的最高境界。”



《不裁》